



流泉诗歌赏读

大窑记

素色大窑
对应着大山的苍颜，宋元繁华
早已转入地底下
碎瓷满坡，是一个朝代
与另一个朝代暗许密语，就像瓯江源头的船帮
裹挟风沙，在瓶瓶罐罐中
盛放一个中国
漂洋过海，渐行渐远
而此刻，静谧
旷野里的风，轻吹，吹在沿溪十里的山坡上
金村古道上，大窑村高低错落的
屋瓦上，暮霭似青釉
铺开，溪水扯动白色的瓷胎，如果沉默
是更深的对话
那无言就是遥望，是一群寻访者对于根脉的理解
和敬仰
在大窑，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客
我们也不是

水与火
在龙窑中，达成默契，天与地
呈现一大片青色

你好

城乡结合部的
香蜜园小区，像一个
慈祥的老人。
让我心安，并逐一筛除掉
久居闹市的麻木和陋习。在阳台上种花
种石头，顺带养些小锦鲤
或一只小小的卷毛狗
与它们亲近，
共呼吸。夜幕降临，星星
从邈远处爬出来，我会就着星光
从小区西面快步走到
东边的蜜园，再从蜜园一路小跑
折回西面，直到一阵风
将我书房的窗户
打开，现在，我有足够时间
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
向他们描述，这里的一切。
告诉他们：我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

我已忘记疾病
和疼痛，不再纠结于一把锁的锈。
在小区，一切都是敞开的
从这里到那里
一条路是敞开的
人心是敞开的。保安员
会对我说：你好。
刚从山坡上起早赶来的碧绿碧绿的
各色瓜果，也似乎
扯开了嗓子，在喊：你好。
每天，我心无旁骛
遇见什么，就对什么说
你好！

钻石

世界
在急速的奔腾中
安静下来
那剩下的
不被宽恕的一个一个我
终将，在日落的一片金黄里，完成自身
最后的切割

让废墟
回到废墟，让尖叫回到
切割机内部

在锯齿状的颗粒中，有一枚钻石
是光阴带不走的

马村

宣平溪流经马村
时光抖了抖。马不回头
拴马桩，拴在遥远的码头，繁华归隐
烟火，勾勒桑田。扯开嗓子
一排排舟楫，浩荡。那些木头、茶叶、瓷器
风一样解开罗敷的畚乡
嫁娘，顺流
而下。油纸伞属于老街
三两米酒，几粒清澈的号子
属于微醺的外来客。漏风的旧事
挂在墙面上，深宅里的
房梁上。而更多的却锁在老人哑默的

口唇中。他们不屑叙述
不屑将一个家族私密，翻来
炒去。马村的
红布条，包裹族规
和上百年的训诫。老掉牙的马，从不会把一颗牙齿
落下。马村不姓马，但村中人以青山
为马。在村前
草滩上，一群猎奇者，总喜欢
将这儿的草
叫马草。而马下的
生活，是马村人至死都不愿揩去的
油盐

星空

通往星际的大门是敞开的
梦不是枷锁

自由的国度，人事往来，比风自由
尘封之路渐次打开，每一条都能找见最终的辽阔

孩子，惟天堂
被大地照亮，并由人间供奉

戒指

在闪光。
被金子环绕并在暮色中
洗去尘灰的
一只手
在闪光。风从
你的身旁吹过，风在闪光
树上，落下来的
是一粒松果。
松果
在闪光。他牵着
你的手
整个夜晚
牵着星星的手。
星星，在闪光。而母亲
坐在一枚
戒指上，白发
在闪光。

九月

这黄金的悬崖
是谁？为你收下美人的云鬓

又是谁？倾心于爆裂的豆荚，截万千火焰
在断流

采苋菜的那个人，头顶鎏金的王冠
去了南山

窑变

让器物
去承接一切可能
与不可能
让釉色在高温里，自然生成
在汉坊
气象，火候，成为话题
窑炉中嬗变
大抵与尘间人生
相仿。而中年，恰恰置身在
火焰的锋芒中
而命，恰恰在烧灼中抵达最后的
运。回到瓷，等同
回到命运本身
火，回到
火

不可控的
生成，回到事与物
最彻底的
和解。正如一个人的前半生
总是为下半生
准备的

燃烧的意义，在于成全